

春風得意

刺耳的雞鳴劃破天際，也一同撕裂了甜美的夢境，我揉了揉睡得惺忪的雙眼，看向窗外尚未完全亮的天空，試圖回想起昨晚夢見了什麼。

依稀記得是二月的長安城吧，當時艷紅的桃花沿著街道盛開，如同妻子新婚的嫁衣。因為速度產生的氣流陣陣拂過臉頰，我乘著駿馬奔馳在街道上，道上行人紛紛爭觀，但我仰頭大笑，並不理睬。就這樣隨著達達馬蹄持續奔馳，沿途風光都幻成萬花影。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一句突現腦海，原來我科舉中試，十年寒窗的苦日子終於熬到了盡頭。

不知不覺到了城的東南，遠望是一片蓊鬱雄峰襯著硃砂般的夕陽，眼前則是翠竹伴著汨汨溪流。我將竹蓆鋪在溪流旁的草地，坐下與群賢共飲甘露。清風徐徐，想起那段灰暗的日子，十年辛酸與春風得意交織成五味雜陳的情感。終於在酒杯漂流到我面前時，醉意催化下，我將故事吟成詩，與絲竹管弦交融合一。

科舉中試的喜悅消散過後，我在中書省做個小官，負責典章法令編修撰擬的工作，俸祿雖不多，卻也算是領了個鐵飯碗工作。至少離了職場中笑裡藏刀的人際互動，回到家，看見妻子終於不用獨自撐起家裡的經濟，孩子也有個好好成長的環境，我也算終於盡了丈夫與父親的職責。

人生它總歸是未知的，誰都不知道下一步會如何發展。我莫名其妙被捲入黨爭，最終被罷黜，連個芝麻官都當不成。家中再次沒了經濟支柱……。

一聲吆喝劃破天際，突然腦袋遭了一記重擊，我揉了揉睡得惺忪的雙眼，向後一瞧，妻子站在我後頭，手裡拿著鐵鍋，眼神宛若盯著獵物的豺狼，甜如蜜的聲線一個字一個字吐出「朽木不可雕也」。我抬眼看了看窗外太陽高掛的藍天，桌上佈滿摺痕的《論語》被日光照的閃閃發光。我終於想起自己執念於考上科舉的原因。

我從沒過過富貴人家的生活。父親在離家不遠的市集擺個攤當肉販子，生活還算過得去，但他卻總用那佈滿厚繭的大手捧著我的臉頰，殷殷切切告訴我要考上科舉，做個正正當當的工作。雖然家裡貧窮，我還是每天揹著書篋上私塾，後來才發現父母用盡家中的錢財，只為讓我當個官。

在父母過世前，我仍沒有達成他們寄予的厚望。如今，我也不再是從前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，不知自己的生命什麼時候會到達盡頭。往房外一瞧，妻子正不斷踩踏織布機的踏板，一邊逗著孩子。汗水浸濕了粗麻製成的上衣，她的笑容卻

如同初春的暖風。原來，科舉中試的目標之於我，不再是父母的冀望，而是妻子給我的信任。如今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春天到來之時，讓妻子看見我的名字大大寫在榜上。

春風得意是十年寒窗的碩果，需要經歷難熬的寒冬才能結成。